

“种树者必培其根”

——王阳明《传习录》树喻的工夫论阐释

陈思昭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传习录》中, 王阳明大量使用树木的意象来阐发心学义理, 这些树喻并非只是零散的修辞运用, 而是构成了一个由“根”到“枝叶”的完整哲学隐喻系统。本文以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中的六处树喻为研究对象, 从工夫论视角出发, 按照“根-栽培-删枝-生长”的顺序, 系统分析树喻所揭示的修养次第。研究发现, 树喻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 心即理(根喻)、立志为本(种树喻)、克己去私(伐树删枝喻)、自然上达(生长喻), 构成了一个贯通本体与工夫、先天与后天的完整理论模型。树喻的独特哲学价值在于揭示了道德修养的“时间性”与“过程性”, 为理解阳明心学的工夫论提供了重要的隐喻路径。

关键词

王阳明, 《传习录》, 树喻, 工夫论, 心体

“Those Who Plant Trees Must Cultivate Their Roo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in Wang Yangming’s Tree Metaphor in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Sizhao Chen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ust 1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Abstract

In the *Chuanxilu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Wang Yangming extensively employs the imagery

文章引用: 陈思昭. “种树者必培其根” [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57-264.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6

of trees to 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of his philosophy of mind. These tree metaphors are not merely scattered rhetorical devices but constitute a complete philosophical metaphorical system extending from “roots” to “branches and leaves.” Taking the six tree metaphors recorded in the sections of Xu Ai, Lu Cheng, and Xue Kan as its objects of stud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gongfu),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equential stages of moral cultivation revealed by these metaphors, following the order of “root-cultivation-pruning-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tree metaphors intuitively and vividly present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Wang’s philosophy of mind: xin ji li (the mind is principle) through the root metaphor, establishing the will as the foundation through the planting metaphor, overcoming selfish desires through the felling-and-pruning metaphor, and natural upward attainment through the growth metaphor.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 complete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nterconnects substance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innate and the acquired. The uniqu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the tree metaphors lies in their revelation of the “temporality” and “processuality” of moral cultivation, thereby providing an important metaphorical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i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Keywords

Wang Yangming,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Tree Metaphor,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Mind-Subst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作为哲学隐喻的“树”

在中国哲学传统之中，植物隐喻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孟子》借“牛山之木”譬喻人性本善，指出山林纵使屡遭斧斤砍伐、牛羊啃噬，依旧能够萌发新的枝芽；《周易》升卦以“地中生木”象征君子顺修德性，在点滴积累之中成就自身的高大品格。这些先秦时期的经典表达，为后世以树木喻指生命成长埋下了思想伏笔。发展至王阳明，树木意象不再是片段化的修辞，转而成为一套阐释道德修养内在机理的哲学喻象。

这一从修辞到哲学的跃升，促使我们追问：树木究竟凭借何种结构特征，能够承担起如此系统的哲学解释功能？从当代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的基本思维方式。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其运作机制涉及从“源域” (source domain) 到“目标域” (target domain) 的结构性映射 (structural mapping) [1]。树木作为源域，其生长过程 (根、干、枝、叶、花、实)、栽培方式 (灌溉、删枝、伐除) 以及赖以生长的环境 (土壤、气候) 等要素，均可被系统地映射至道德修养这一目标域，从而构建出一套关于工夫实践的认知模型。树喻之所以在阳明心学中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根源在于树木的生长与人格的涵养在结构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二者都始于微小的根基，都需要持续的培育，都面临外部的干扰，都遵循不可跳跃的自然次第，最终都指向生命的畅达与实现。以这一隐喻理论为分析工具反观既有研究，便不难发现学界虽已注意到王阳明言说中的植物色彩，却尚未充分挖掘树喻所蕴含的系统性工夫论意义。

围绕阳明心学，现有研究已分别涉及工夫论义理与植物隐喻两大方向。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立足本体与工夫相贯通的整体视域，对致良知、立志、克己等修养内涵展开细密解析，却并

未以隐喻文本作为核心线索，也未曾借树喻串联起完整的修养次第。陈立胜《“良知”与“种子”：王阳明思想之中的植物隐喻》关注到阳明文里种子、树木这类植物话语，揭示了良知所具备的种子特质；何善蒙、卢涵《理学工夫论视域中的“树”：以朱子和阳明为例》，则把阳明的树喻置于宋明理学的对照脉络之中展开考察。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个别片段的文本解读，较少将《传习录》上卷六处树喻串联为一套完整的隐喻系统；同时对树喻所承载的道德修养的时间性、过程性维度挖掘尚不充分，未能完整呈现由培根、栽培、删枝伐树再到自然上达的连续修养模型。上述不足提示我们，有必要将散落各处的树喻重新整合，在隐喻映射的理论框架之下，考察其内在的逻辑秩序。

故本文以《传习录》上卷六处核心树喻为文本依据，尝试完成两方面推进：其一，将分散各处的树喻进行系统化建构，梳理出“根-栽培-删枝-生长”的内在逻辑链条；其二，着重发掘树喻背后道德修养的时间性与过程性内涵，以此为新的阐释路径，重新理解阳明“即本体即工夫”的工夫论思想。这六处树喻贯通本体论与工夫论，涵括立志发心到修养效验的不同层面，在文本中分布虽散，内在脉络却相互呼应，共同搭建起自洽的隐喻体系，也印证了植物隐喻在阳明良知学说当中所具备的根基意义。本文便以这六处树喻为对象，解读其背后的工夫论内涵，呈现这套具象化的譬喻对阳明心学核心思想的表达方式。

2. 心体之喻：树的“根”与良知的先天基础(徐爱录)

2.1. “诚孝的心便是根”：心即理的隐喻表达

《传习录》开篇徐爱所录中，王阳明以树根与枝叶的关系阐发“心即理”的核心命题：

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2]。

这一比喻出现在王阳明与徐爱讨论“冬温夏清”等孝亲细节的语境中。针对郑朝朔“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的疑问，王阳明明确指出，若只讲求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真正的关键在于“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在于持守“精纯不二”的功夫。根与枝叶的比喻由此引出，意在区分本末：根(心)是本，枝叶(具体事物)是末；先有根而后有枝叶，而非先寻枝叶再去种根。这形象地表达了“心即理”的意涵——“理”不在心外的具体事物上，而是根植于心中，自心而发。

何善蒙、卢涵在分析阳明树喻时指出，阳明以“心”为根、以枝叶为“节目”，其用意在于“将功夫总结为培养本源，保持体用的整体性和上下的一贯性”[3]。这一判断精准地揭示了根喻在阳明工夫论中的奠基意义——“培养本源”四字，恰是徐爱录中“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的哲学转译。若以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加以审视，此处“根”被结构性地映射为心体——道德行为的终极依据。根深藏地下，不为人见，却决定着树木的生发；良知内蕴于心，隐而不显，却为一切道德判断提供终极根据。枝叶可见于外，恰如孝亲的礼节与日常实践，是根部生命力的外在彰显。然而，王阳明并非否定枝叶的价值，而是强调枝叶必须由根而生才具有真实意义，这正体现了隐喻系统中“蕴涵一致性”的要求：从源域“根为本、枝叶为末”推出的推论，必须在目标域“心为本、事物为末”中得到一致的对应。

2.2. 根喻的工夫论意义

徐爱录中的根喻还包含了一层重要的工夫论意涵。在以上的“心便是根”的比喻之后，王阳明引《礼记》中这样一段话：“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并指出“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2]。这就是说，只要根本培养得深，枝叶自然会繁茂，即内心的情感足够深厚，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由此，工夫的首要原则便是从根本处入手，而非在枝叶上追逐。王阳明批评专务礼节者如同“扮戏子”一般，外表虽中规中矩，内心却未达精纯，这一批评直指

当时学者“务外遗内、逐物求理”的弊端。正如陈来所论，道德实践必须植根于主体本心[4]，根喻正是这一立场的生动表达。同时，本体的先在并不意味着现成的完成，根既已立，仍需后天持续养护——这一判断为后文陆澄、薛侃所录中的立志、克己工夫埋下伏笔。

3. 立志之功：树的“栽培”与工夫的起点(陆澄录)

3.1. “立志用功，如种树然”：工夫的次第性

陆澄录中，当弟子问及“知识不长进”时，王阳明以种树为喻，系统阐述了工夫的次第性：

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2]

王阳明的这一比喻具有三层意涵：

第一，工夫有其自然次第。从根芽到干、枝、叶、花、实，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同样，为学也必须从根本处做起，循序渐进，做到渐渐“盈科而进”。王阳明以婴儿在母腹至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为佐证，强调婴儿在母腹中只是一团气血，最终天下之事都能做，原因就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工夫当专注于当下可为之事。所谓的“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并非是否定枝叶花果的存在，而是在强调初种根时，不应悬想未来的效验。悬想无益，唯有专注栽培之功，方能自然生长。

其三，工夫的目标与手段具有统一性。王阳明说“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表明只要工夫到位，效验自然会来。这与儒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传统一脉相承，体现了工夫论中的“自然”原则。

陈立胜指出，阳明的植物隐喻内含“生成论”向度，良知虽是本有，却处在有待展开、有待实现的生长历程当中。他写到：“天植灵根之根是一体之仁理、是‘生理’、是‘生之性’、是心、是良知。既是天植的，故是天赋的、内禀的，属于人之天性；既是灵根，故必发出来(自生生不息)，这个‘发’是自然而发，萌芽、抽干、长枝、出叶、开花、结实，天然次第，井然有序”[5]，种树之喻把这种“本有而未完成”的状态刻画得十分清楚：根芽已具，但枝干花叶有待栽培而后出。若从概念隐喻的视角进一步审视，树木循序渐进、不可跳跃的生长时序，被精准映射为心性修养的过程性与次第性。传统理学对“工夫次第”的论述多为抽象义理界定，而王阳明通过树木生长的自然时序，使“立志筑基－持续栽培－渐进生长－自然成德”的修养逻辑获得了自然法则的支撑，具备了不可逾越的合理性。

3.2. “栽培灌溉”与“勿助勿忘”

“栽培灌溉”的工夫如何具体落实？薛侃录中，王阳明进一步阐发：

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2]。

“勿助勿忘”语出《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是儒家修养论的重要概念。

“勿忘”即持续用功，不忘栽培；“勿助”即不拔苗助长，不急于求效。王阳明将这一原则与种树比喻结合，形象地表达了工夫的中道：既不能懈怠放任、忘记当下的修养工夫，也不能急躁强求、妄求速效。只有在“勿助勿忘”的状态下持续培植、不辍不断，才能“自然日夜滋长”。

这里需要特别留意“自然日夜滋长”中的“自然”一词。在概念隐喻的理论视域中，树木的“自然生长”意味着一种不假人力强行干预的自发秩序——人力所能做的只是提供适宜的栽培条件(灌溉、删枝)，

而生长本身乃是生命内在力量的外在显现。映射到工夫论层面，这暗示着道德修养的最终成就并非人为造作的结果，而是心体在“勿助勿忘”的养护之下如其所是地展开。正如树木的向上生长(“上达”)离不开向下扎根(“下学”)，二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这一“本有而待成”的隐喻逻辑，恰恰构成了阳明“即本体即工夫”之说的认识论基础。

这种自然生长的观念，与王阳明对“上达”的理解一脉相承。陆澄录中论“上达工夫”时，王阳明指出：

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

“下学”是人可为的栽培灌溉之功，“上达”是自然生长的效验。二者并非两截，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下学中自有上达，上达只在下学里。这一思想打破了将“上达”视为高深玄远的误解，将工夫落实在日常的栽培灌溉之中。

4. 去私之方：树的“删枝”与克己工夫(陆澄录、薛侃录)

4.1. “伐去此树，纤根勿留”：对治“大病根”的决绝

如果说种树喻侧重积极的“栽培”，那么伐树喻则侧重消极的“克治”。这一组对仗揭示了修养工夫的两面：既需培护良善之本，亦须铲除私欲之根。陆澄录中记载了一则生动的故事：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2]

孟源“自是、好名”之病被喻为“大树”——此树不除，所有雨露滋润、土壤营养皆被其吸收，四周嘉谷无法生长。换言之，只要自是好名之根未除，一切为学工夫都只是在滋养病根，而非真正长进。面对“自是好名”这一病根，王阳明以坚决的态度提出了解决之法，即“伐去此树，纤根勿留”。这与薛侃录中“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的说法相呼应，强调克己的工夫必须彻底，不留后患。此处值得注意，这一“大树”并非良知本根，而是私欲结成的病根。陈立胜区分了阳明植物隐喻之中“良善的本根种子”和“私欲的病根”两类意象，本根需要培护，私欲之根则必须彻底拔除，二者不可混淆，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一“根”的喻象，既有栽培又有伐除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

若从隐喻建构的角度审视，王阳明通过“良根培植、病根伐除”的二元映射，在源域内部主动区分了两类“根”的不同处置方式，从而在目标域中划分出“本体涵养”与“克己去私”两类不同性质的工夫范式。这一区分使“护善”与“除恶”的辩证关系获得了具象的实践标准。此外，文本中首次出现土壤、雨露等源域要素——它们作为树木生长的外在条件，本身并无善恶倾向，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所滋养的是嘉谷还是大树：前者助善，后者长恶。这一隐性蕴涵为后文环境要素的系统阐释埋下了伏笔。

从隐喻建构角度来看，王阳明通过“良根培植、病根伐除”的二元映射，主动区分了“本体涵养”与“克己去私”两类不同工夫范式，解决了心性修养中“护善”与“除恶”的辩证关系，让抽象的善恶对治、公私辨析拥有了具象的评判与实践标准。同时，文本中首次出现土壤、雨露等源域要素，为后文隐性蕴涵的系统阐释提供了文本依据。

4.2. “删其繁枝”与“去夫外好”

与“伐树”针对已成的病根不同，“删枝”针对的是初学时尚固化的潜在私欲。薛侃录中，王阳明指出：

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2]。

这里“删其繁枝”的比喻揭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去私贵早，指的是在“始生时”删枝，树木才能集中养分滋养主干。运用在实际中就是在始学时要“去夫外好”这样精神才能专注于德性修养。如果等到繁枝已成再去修剪，不仅费力，而且已经消耗了大量养分。

另一个便是外好即私欲。王阳明以诗文为例，指出一旦外好诗文，便会“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但这里并非是在否定诗文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强调初学阶段，必须要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根本。这与陆澄录中“勿作枝想”的思想一脉相承。

树初生时删枝，初学时去外好，二者对应的是“立志贵专一”的原则。薛侃录中明确说：“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专一即是删枝的工夫，只有去掉纷杂的枝蔓，主干才能茁壮成长。

薛侃录中明确说：“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2]专一即是删枝的工夫：去掉纷杂的枝蔓，主干方能茁壮成长。从映射关系来看，“删枝”对应“克己去私”，“繁枝”对应“外好”，如诗文、名利等，“主干”对应“德性根本”。其认知逻辑在于：树木的养分有限，须集中供应主干而非分散到各分支；人的精神能量同样有限，若分散于外在追求，便无法聚焦于德性根本。需要强调的是，王阳明并非一般性地否定诗文，而是强调“始学”这一特定阶段必须优先确立根本——正如幼树重删枝、成树重灌溉，心学修养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工夫侧重，初学重去外好、深造重存养扩充。这恰恰体现了隐喻运用的“情境依赖性”。

5. 树喻的系统性：从“根”到“枝叶”的完整工夫论模型

5.1. 六个树喻的内在逻辑关联

综观《传习录》上卷的六处树喻，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按照树木生长的自然时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隐喻系统，形成从“根”到“枝叶”的完整脉络。

这一脉络以“根”为起点。《徐爱录》中言“诚孝的心便是根”，这体现了“心即理”的思想——心为万事万物之根本，所有的工夫都需从体认此心本体开始。

有了深厚的根基，便要着力于栽培。在《陆澄录》中，以“立志用功，如种树然”为喻，强调在初生之时，只需专注灌溉栽培，切勿悬想枝叶花果，这正是工夫的踏实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在培育过程中，必然面临枝杈横生的干扰，这就需要删枝。正如《薛侃录》所说，“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2]，对应到心性修养上，便是要克己去私，去除种种外在的杂念，以便集中精力涵养根本。

然而，若遇到深重的私欲，如同树木中出现了病树，则需采取更为决绝的手段——伐树。《陆澄录》中明确指出，“须用伐去此树”[2]，意指对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大病根，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拔除，不能让其存留一丝生机。

经过删枝伐树的清理，树木便能在日夜的滋养中自然生长。这便是《陆澄录》所描述的“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2]，当工夫做到纯粹，不必刻意追求上达，德性的效验自会在潜移默化中呈现。

最终，随着生命力的日益完足，自然会迎来枝叶繁茂的景象。正如《薛侃录》所言，“生气日完，枝叶日茂”[2]，这正是德性日盛、工夫纯熟的自然成果。由此可见，从培根、栽培、删枝、伐树到自然生长与繁茂，这一树木生长的全过程，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心学从体认本体、切实用功到去私除蔽、最终德性光大的完整修养次第。

由此，从培根、栽培、删枝、伐树到自然生长与繁茂，这一树木生长的全过程，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心

学从体认本体、切实用功到去私除蔽、最终德性光大的完整修养次第。其逻辑可概括为：先立根本；再以立志栽培持续用功于根本；复以删枝伐树去除私欲干扰；终至自然生长——德性日盛，发用流行。陈立胜的研究更多着眼于良知作为种子－根的本体意蕴，本文则进一步将六处树喻串联，把本体之根、立志栽培、克己删伐、自然生长整合为一套连贯的工夫实践链条，补充了植物隐喻在实践次第层面的系统解读。

5.2. 树喻的独特哲学价值

上节的梳理表明，树喻的价值不仅在于各喻象之间的逻辑自洽，更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不同于水喻、镜喻的哲学认知模型。与王阳明常用的其他比喻相比，树喻具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与水喻相比。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以“塘水”与“井水”为喻，指出“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2]，水喻侧重心的本源状态与澄明之体；而树喻则侧重心的生长过程，强调“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2]，突显道德修养的时间性与过程性。水喻重在明体，树喻重在达用。

其次，与镜喻相比。王阳明言“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2]，镜喻强调工夫达成后的效验，即“明则能照”；树喻则细致描绘“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2]的工夫次第，重在揭示“栽培则长”的过程本身。

树喻在源域的系统性中可见其深度。树喻区别于水、镜的另一关键在于：树木源域并非单一的线性喻象，而是一套包含本体、工夫、环境、时机的完整生态系统。除根、干、枝、叶等核心结构外，土壤、气候、时节、雨露等隐性要素同样参与着隐喻的建构，使树喻的阐释边界得以极大拓展。

树木依托土壤扎根立足。映射至心学，土壤即个体的生命境遇与日常人伦。阳明强调“事上磨练”，德性修养不脱离日用常行、君臣父子的现实根基；脱离这一土壤的悬空修养如同无根之木。同时，土壤的“肥瘠”可映射心性的澄澈与习气的厚薄，这解释了不同个体修养难易的根源。

树木生长顺应四时，不可逆时强求。映射至心学，气候时节即修养的生命节律。阳明强调不可“助长”，正是契合树木顺时生长的规律：初学根基未固，当静心培根；工夫深厚之后，德性自然彰显。同时，境遇顺逆如同气候阴晴——顺境如春和滋养，逆境如霜雨历练，皆为修养的必要条件。

雨露天光为树木自然滋养的来源。映射至心学，雨露可喻圣贤教诲、师友切磋等外在教化，天光可喻本心的自觉之知。个体德性的生长，除自我栽培外，亦需外在教化与内在觉知的双重滋养，这补充了阳明工夫论“内外兼修”的隐性维度。

综上，树喻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将本体(根)、工夫(栽培删枝)、效验(枝叶花实)统合于一个动态的生长进程之中，既肯认人人本具的“根”，又强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的后天栽培必要性。树喻正以生命生长的隐喻将“本体现成而有待完成”这一复杂义理直观呈现，这是其区别镜喻、水喻的关键所在。更进一层，树喻将自然生态的规律转化为心性修养的实践规则，使抽象的工夫论获得了可感知、可遵循的自然法则支撑，这也是树喻能够贯穿阳明工夫论始终、形成独立理论体系的核心原因。

6. 结语：树喻的当代启示

《传习录》的树喻，以朴素直观的方式呈现了阳明心学工夫论的深刻内涵。从徐爱录的“根”，到陆澄录的“种树”“伐树”“上达”，再到薛侃录的“培根”“删枝”，六个比喻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道德修养图景。

这幅由树喻展开的修养图景，为当代人提供了三重富有深意的启示：

首先，道德修养本质上是时间性的生成过程，而非立即可成的结果。如同树木的生长必须经历根芽、

枝干到花实的自然次第，人格的完善同样需要“栽培灌溉”的持续积累，不可拔苗助长，亦无法速成。在急功近利、推崇即时满足的现代社会中，树喻以其“勿作枝想，勿作叶想”的告诫，召唤我们重新学会等待，恢复对生命成长节奏应有的敬畏与从容。

其次，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培植根本，而非追逐外在的枝节。树木的生命力源自根系的深厚，若只顾繁茂枝叶而忽视根本，终将枯槁。同样，在信息爆炸、诱惑纷繁的当下，“删其繁枝”以集中精力、“去夫外好”以涵养本源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唯有在纷扰中守住内心的“根”，方能在复杂境遇中保持定向，不为浮华所动。

此外，道德修养应是生命化的自然发用，而非机械化的外在规训。树木的生长是其内在生命力的畅达流露，枝叶的繁茂并非强行嫁接的结果。道德的提升亦当如此——它不是对教条的被动服从，而是心体良知的自觉呈现，是内在德性向外自然洋溢的过程。真正的道德人格，应如参天大树般，既有坚实的根基，又有舒展的生命姿态，在人与自身、人与世界的和谐中，实现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王阳明以树为喻，将深奥的哲学道理融入日常可见的自然现象，使学者能够在“栽培灌溉”的日常活动中体悟“培根养心”的工夫真谛。这既是阳明心学“不离日用”特色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能近取譬”言说方式的典范。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来看，树喻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解释力和感染力，根源在于它将抽象的道德修养概念(目标域)系统地组织在人人可感的树木生长经验(源域)之上。树木的生长从一粒种子深埋土中，到破土而出，到经受风雨删剪，再到枝繁叶茂本身就是一种人人能够直观理解的“微型叙事”，这一叙事结构被完整地映射到心学工夫论的“培根－栽培－删枝－生长”序列中，使得原本复杂的哲学概念获得了经验的根基和情感的共鸣。植物隐喻是理解阳明良知学说不可忽视的进路，而树喻的工夫论维度，仍值得后世继续挖掘与展开。

参考文献

- [1]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2] 王守仁. 传习录注疏[M]. 邓艾民,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3] 何善蒙, 卢涵. 理学工夫论视域中的“树”: 以朱子和阳明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10): 115-122+160.
- [4] 陈来. 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6-189.
- [5] 陈立胜. “良知”与“种子”: 王阳明思想之中的植物隐喻[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5): 11-15.